

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

陈侃理(北京大学中文系 博士后)

数术、方技类文献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占了不小的分量。近两年来,我在李零先生的指导下,对这些方术书作了初步的释文和编连^[1],基本摸清了大致内容。在此,谨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这批简牍中的数术文献,可分为质日、日书、数占和祠祝四大类。质日有竹简卷〇和卷五两种,日书类文献包括竹简卷二的全部和卷四中的一小部分,数占书有卷四中的《禹九策》一篇,祠祝类书则见于竹简卷四、卷六和木简卷甲中。另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医方,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归入“方技”。以下依次介绍。

一 质日

北大秦简的卷〇、卷五,分别为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三十三年(前204年)的历表。卷〇共有竹简77枚,完整简长27.1~27.5、0.6~0.8厘米;卷五共60枚,长30~30.2、宽0.6~0.8厘米。卷五有1枚简,正面空白,背书一个“日”字,当是该卷篇题。可惜“日”字上恰巧残断,无法判断原来是否还有字。两卷历表均分六栏书写干

支,从右往左横向连读,每卷各有两支简分别写有当年偶数月(卷〇)和奇数月(卷五)的月名和月大小。卷五的两支月名简还写有每月朔日的干支,录文如下:

■ 十月甲辰小 ■ 十二月癸卯小 ■
二月壬寅小 ■ 四月辛丑小 ■ 六月庚子小 ■ 八月己亥小【5-035】
■ 十一月癸酉大 ■ 一月壬申大 ■
三月辛未大 ■ 五月庚午大 ■ 七月己巳大 ■ 九月戊辰大【5-021】^[2](见本期《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以下简称《概述》)图四:右1、2)

这组历朔与张培瑜《秦王政元年到秦亡朔闰表》^[3]谱排的秦始皇三十三年相合,我们的定年即以此为依据。历表的形式与以往发现的周家台秦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和岳麓书院藏秦简的三种质日相同,因此我们也将这两卷文书命名为“质日”。

两种质日都在每日的干支下留有空间,加注两类内容,一是在部分日期下注有记事性的词句,二是有规律地注明当日的建除。加注建除的方法是,从每月的第一个建日开始,依次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10&ZD090)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课题“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2010BAK67B14)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入藏和整理得到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资助。

注出十二名的一个循环为止。比如秦始皇三十一年质日的十月份,就在本月首个建日癸巳一格中加注“建”,之后依次至甲辰日注“收”而止。表一分别列出了两种质日中十月份的建除与十二辰的对应关系,据此即可谱排出全年的建除。

从表中可见,两种质日所用的建除与《淮南子·天文》所载及此前出土发现的各种建除系统均有不同,而且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不仅建除十二名的名称有异,而且十二名与十二辰的配对关系亦差别明显。在三十一年质日中,十月的巳日为建日,三十三年质日的十月建日则是子日。这既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夏历十月建亥,也不同于楚系建除的十月(冬夕)建丑。这个现象反映出当时择日术的多样性及流传的不稳定性,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此外,卷〇末尾还有闰月(后九月)干支和一个简短附录。这个附录书写有一年中各月份的大小时所在和日夜长短比例,比如:

八月大时在南,小时在西,日十四,夜十四。【0-066】

简文将一天分为二十八或二十七份,用来描述日夜的长短比例,较之此前常见的日夜(或日夕)十六分更为精密。这种新发现的日夜分法有何科学价值,在天文学史上意义如何,都可以进一步探讨。

二 日 书

竹简卷二共 55 枚,完整筒长 36.5~37、宽 0.5~0.7 厘米,无卷题。全文从内容看都属于日书,其中主要包括《占雨》、《见人》、《行》、《占闻》等篇章。

《占雨》章是根据雨日的十二辰,占测雨后几日乃“星(晴)”。类似的内容也见于北大汉简《雨书》和《日书》^[4],可资比较。

《见人》分为两章。前一章无章题,以十二表一

十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三十一年质日	剽	成	定	开	收	建	除	譬	平	盈	白	衢
三十三年质日	建	除	盈	平	定	摯	衢	剽	成	收	开	闭

辰为序,每日一简,罗列针对一日中“朝”、“莫(暮)食”、“晝”、“日失(昃)”、“夕”五个时间段的占测。占辞包括“兑(悦)”、“不悦(兑)”、“聽”、“不聽”、“許”、“令復見之”等等。据此推测,这章应与紧接其后的《见人》章性质相同,故亦拟名曰《见人》。后一章采用表格式。首简上端有题名“见人”,以下分四栏书:

●朝见人 莫(暮)食见人 日中见人 夕见人【2-016】(《概述》图四:右3)

其后十二简,简首依次书十二辰,下分四栏与首简相应,各书写一条占辞。该章的形式和占辞与周家台秦简中的一章(简号 245~257)极为相似,主要的差别仅是省去了日昃时这一个时间段的占测。值得注意的是,本章中十二辰以“亥”起始,也与周家台简一致。周家台简的整理者怀疑这是抄写所用底本散乱致误^[5],现在看来还应重新考虑。

《行》章书写在表格式《见人》章的下方,形式也是以十二辰为占。它的内容,与睡虎地日书乙种中第 158~180 简组成的一篇所占测的第一个方面相近。其首简作:

●子,南凶,北得,东吉,西闻言。【2-016】(《概述》图四:右3)

睡虎地日书则作:“子以东吉,北得,西闻言,凶。”^[6]刘乐贤指出,睡简“凶”上脱“南”字^[7]。这点通过北大秦简可以得到证明。他还认为,这一方面的占测“很可能与出行、迁徙有关”^[8]。具有类似形式和内容的,还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出行占》中的一章^[9],以及北大汉简《日书》中自题为“问行”的一章。据此,我们给北大秦简中的这一章拟名为《行》。

《闻》章是对“闻”某事的占测,故暂拟此章题。该章是以六十甲子为序,占测“闻忧”、“闻喜”、“闻兵”三种情况的结果。其中这一支可能为首简: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聞憂不憂，聞喜不喜，聞兵不行。【2-025】

(《概述》图四：右4)

闻某事而如何，是先秦秦汉占辞常见的形式。《易·夬卦》九四爻辞有“闻言不信”，《史记·龟策列传》中也多见“闻盗不来”、“闻言不至”之类的占辞。北大秦简此章的发现，可与之互相发明。

北大秦简中的卷四，长22.6~23.1厘米，宽0.5~0.7厘米，双面抄写有9段不同的文献，其中有两组是日书类文献。甲组在竹黄面，书写在50余枚简上，内容有《日廷》、《穿门》、《门》、《死失图》、《星》。乙组在竹青面，共31简，内容包括《占雨》、《禾日》、《禾忌》、《占禾》、《建除》。

该卷中的《日廷》，是布列干支与十二月的图式，与孔家坡汉简、北大汉简日书《日廷》相似，故拟此名。这类图式，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把它叫做“钩绳图”^[10]。此图虽仅画出四“钩”而省略了二“绳”，但实质没有改变。图中还在下方的“子”位注“大时右”，在右下方的“亥”位注“小时左”，当是表示大时自十一月起从子位开始右行四仲(子、酉、午、卯)，小时自十月起从亥位开始左行十二辰。这也可与《淮南子·天文》的描述相对应。此图所示小时、大时分别起行于十月、十一月，与《淮南子》所述起于正月、二月不同，这是秦历以十月为岁首造成的。

《穿门》是讲穿凿东西南北四门的吉日。《门》即睡虎地、孔家坡日书中所见的《置室门》，由占测文字和附图组成，可与以往地发现互校。这两章都有自题。《门》的图示下方一栏还有一个图示，跟孔家坡日书中的《死失图》极为相似，但未见相应的说明文字。

《门》章的最后28支简，紧靠末端写有二十八宿的星名，始于“角”，终于“参”。在“角”的上方，有章题《星》。“心”和“斗”上，则注有“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名。通过对比睡虎地、孔家坡日书中的《星》或《星官》章，我们推测北大秦简此章应该与二十八宿值日有关。此外，在北大秦简《道里书》中28枚竹简的下端，也记有类似的十二月和二十八宿名，目前看来与《道里书》的内容无涉，其性质尚有待研究。

竹青面的《占雨》章分上、下两栏。首简上端写有章题“占雨”，其下，上栏云：

子風，五日而雨，雨三日不星乃四日。

下栏书：

子奚(雞)鳴雨多，食時少，三日不星

乃四日。【4-126】(《概述》图四：右5)

结合后文可知，上栏为“十二辰风占雨”，即根据起风之日占测雨日和晴日；下栏为“十二辰鸡鸣占雨”，即通过鸡鸣之日占测雨晴。章中的“星”，皆同“晴”。

《禾日》、《禾忌》分别讲六种作物的良日和忌日，性质与过去出土日书中所见者相似，但所述作物种类和宜忌均有差异。《占禾》则是通过十月朔日的云色等征象，预测哪种庄稼会获得丰收。《史记·天官书》介绍魏鲜的占岁法，有一项“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11]。现在可由此见到实例。

《禾日》、《禾忌》简的下方一栏中有建除值日表，复原后如表二。此表与睡虎地日书开头的表格近似，不同的是该表标示了两套建除，分别写在最上和最下栏。上栏的一套，基本同于九店楚简和睡虎地日书甲种中的“楚除”。下栏的一套，虽然比较接近以前所说的“秦除”，但在建除的名称和顺序上仍有独特之处。其中“沼”、“衝”、“剽”三名不见于放马滩秦简日书和睡虎地日书甲种《除》篇，也不见于后世定型的建除。将上述日书中的建除与两种质日中所见的建除系统结合起来考察，对认识战国秦汉之际选择术的多样性，推进数术和日书研究，应会有所启发。

三 《禹九策》

卷四的竹青面还有一篇占书，写在50支简上。开头两简云：

禹九筮，黃鬻(帝)之支(枚)，以卜天下之幾。禹之三，黃鬻(帝)之五，周於天下，莫吉如若。為【4-195】某人某事尚吉，吉得三、壹、五、九、七、陳頡，不吉得二、四、六、八、空牯、鼎粟。【4-194】(《概述》图四：右6,7)

策,同策,指用于占卜筹策。支,同枚,也是占卜用具。此书所讲的占法类似于后世的灵签占,今取其首语为题,称之为《禹九策》。

《禹九策》之法,大约是在筹策上标记一至九的数字,从中抽取一策,得奇数一、三、五、七、九为吉,偶数二、四、六、八为不吉。这与敦煌占书中的《孔子马头占法》等后代签占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它还有“善”、“恶终”、“陈颀”、“空殆”、“吊栗”五种非数字形式的占象。这五种占象不知是不是通过“黄帝之枚”得出的。每种数字或非数字的占象下,各有一至五条占辞,形式多是四言为主的韵文,语义较为隐晦。

《禹九策》或许与古书上说的“枚占”有关^[12]。它虽然不用揲著成卦,但以奇偶分吉凶,

表二

復	成	蓋	坐	空	寧	平	波	洳	建	媚	宛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十月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十一月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十二月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正月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二月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三月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四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五月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六月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七月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八月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九月
閉	汧	收	成	剽	衝	洳	定	平	盈	徐	建	

实质仍是一种数占。这与九宫数图中四正及中央为奇数,四隅为偶数的布列方式,在思想上应有共通之处。从这部秦简占书联系北大汉简《荆决》等新发现,可以对秦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周易》以外的简易数占,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将之与敦煌的有关发现联系起来研究,也有望找到古代数术发展的一些新线索。

四 祠祝书

祠祝书是祭祀、祈禳一类的书。“祠祝”之名见于1支竹牋,其竹青面写有“皆祠祝之道勿亡”7字,竹黄面磨损严重,从残存文字看是讲祠祀之法。这支竹牋上有三道编痕,原应是竹筒卷六合编在一起的^[13]。卷六共有竹筒6枚,内容是“祠道旁”和“梭”。梭,同艘,《说文》云“船总名”^[14],这里也是祭祀的对象。祠道旁是秦汉时期最普遍的祭祀之一,其名亦曾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但此处说的不是祭祀的时日宜忌,而是具体方式和祝词。与之性质类似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的《马祿》和周家台秦简中的祠先农简。包含竹牋的这一卷书,我们取其自题,称为《祠祝之道》。

卷四背面《禹九策》之后,抄写有另一部祠祝类的书,篇幅长得多,约由26支简组成。全篇由以四言为主的韵文构成,文中多次提到“爲某发(祓)徐(除)百鬼”,可知主体部分应是祓除时的祝文。其首简云:

罍(皋)!敢=播=美禳=(敢播美禳,敢播美禳),葵(駮)行與=(與與),敢播美稷,葵(駮)行翼=(翼翼),上請司命、司发(祓)……【4-124】(《概述》图四:右8)

罍,同皋,是祝祷时常用的发语词。祝祷的同时,播撒谷物,上请司命、司发(祓)之神。祝辞的中间还穿插有“上啻(帝)喬子”与“工祝”之间的对话。上帝乔子称工祝“未智(知)所以发(祓)徐(除)”,于是教以祓除之法。

东汉以后,祓除多指三月上巳至水上修禊事。清代学者虽已指出古人祓除不一定要在三月上巳,也不一定在水上,但东汉以前祓除的具体情况仍不甚明了。秦简中这篇内容丰富的

《祓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仪式更加古老的传统,揭示它的性质、方法及其背后的思维,从而加深对古人精神世界的认识。文中涉及的神祇和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还有一种祠祝书见于木简卷甲,共12枚,缀合为11支,组成完整的一篇。简背画有交叉的墨线,与竹筒筒背划痕作用相近,可以拼合,帮助复原简序。该篇分为五章,章首有墨点分章号。首简单独为第一章,其文云:

●己丑日中时,操白囊三,贯连以丝缕,禹步三之。【M-003】(《概述》图四:右9)

这是说在己丑日的日中时分,以丝线串连三个白色的囊,并配合以禹步这样巫术仪式。经此仪式制作成的白囊,大约被认为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此后的三章都提到用囊或者小囊作为施术的工具,应即首章所说的白囊。根据这一特征,我们暂将本篇命名为《白囊》^[13]。

木简《白囊》篇的后几章,分别讲“气(乞)媚道”、“气(乞)愿於邦”、“塞鼠道”等数术。其中第二章“气(乞)媚道”之术,由两支简组成:

●某愿气(乞)媚道,即取其树下土,投小囊中。取土时言曰:“愿气(乞)足下壤。”以投【M-006】水泉人所没者,言曰:“上泉弗=(勃勃),下泉逢=(蓬蓬),丈夫倚(倚)立,女子所从。”【M-001】(《概述》图四:右10、11)

这种媚道术,与传世医书《医心方》卷二六中的《相爱方》、马王堆帛书中的《杂禁方》性质相似。《相爱方》引《如意方》云:“令人相爱术,取履下土作三丸,密著席下,佳。”^[14]秦简媚道取“树下土”模拟“足下壤”置于三连囊中,与“取履下土作三丸”正可谓异曲同工。这说明,战国以降的此类数术原理相同,方法上也多有继承融通。

五 医 方

抄写在卷四竹青面的医方,共80余简。医方的性质总体上与周家台秦简相类,以祝由术为主,也有小部分脱去巫术色彩的单方。典型的祝由术,如:

祝心疾,唾之,曰:“歌,某父某母,为

某不以时,令某心痛(痛)毋期,令某唾之。”【4-028】(《概述》图四:右12)

此方用祝、唾而不施药物,纯为祝由。

有一部分医方,使用了药物,但原理仍然是巫术的。比如:

瘕而内扁,血不出者,以女子月事布,水一掬(杯)濯之而歃。【4-248】(《概述》图四:右13)

瘕,这里指腹胀^[17]。扁,同漏,内漏在此即内出血。该方认为体内瘀血腹胀,需要下血,故用经血治疗。这实际上是利用了“相似律”的顺势巫术。但方中并无祝祷仪式,不管疗效如何,对于医患双方来说,洗过月事布的水都是一味“药”。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类医方可以说处于巫医之间。

还有很小一部分医方完全没有巫祝色彩,如:

肠辟(滯),取稻米善澗(澗)析(浙),磨取汙泔,孰(熟)煮之而歃之,毋食它物。【4-261】(《概述》图四:右14)

辟,同滯,《集韵·昔韵》:“滯,肠间水。”^[18]简析,读为澗浙,《说文·水部》“澗,浙也”,又云“浙,汰米也”,这里指淘洗稻米。肠滯即腹水下痢,是消化道疾病,故方中要求仅饮用洁净煮熟的米汁。米汁虽无药效,但有利于减轻消化系统负担。以此调养,已经不是巫术了。

在秦简中发现如此大量的医方,至今还是首次。这些医方可以与汉初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西汉中期的北大汉简医方相对比,帮助我们了解秦汉之际医学发展的情况,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所用医疗技术的差异和共通之处。此外,这批医方中还包含有几种避兵方,也是以往简帛发现中罕见的。

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种类十分丰富。既有此前多见于秦简的质日、日书等,也有首次发现的《禹九策》、《祓除》等。这批文献蕴藏的学术信息,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以上只是粗略的介绍,错谬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下转第96页)



图三
铜虎符
脊部铭文

千八百三十六口^[2]。

此虎符与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史林

十》和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所述汉符形制相同,书写格式也与以往出土的汉符一致,结合出土地判断,应属西汉时期的遗物。

肋部铭文“左”,《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右留京师,左与之”,即“右在内而左在外”,可知此符为地方长官持有。

以往发现的汉代铜虎符均无明确的出土地层或地层不清,唯此虎符从汉代文化层发掘出土,而且紧邻汉长安城东城外东侧,出土地点非常重要,为研究汉代的军事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附记:此文的写作得到吴镇烽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感谢李岗、王敏提供资料,以及辛若华、邵安定对文物的清理保护。

[1] 《史记》卷六五,第2166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汉书》卷二八下,第1618页,中华书局,1962年。

(责任编辑:刘婕)

(上接第94页)

附记:李零先生指导了本文的写作,并多处提供意见和提示材料,谨此致谢。

- [1] 其中卷四部分的初步释文和编连,最早是由韩巍先生做的。
- [2] “七月己巳大”下尚有3字,为记事性的文字。
- [3] 张培瑜《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的历法》表九,《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 [4] 参看陈苏镇《北大汉简中的〈雨书〉》,《文物》2011年第6期。
- [5]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18页,中华书局,2001年。
- [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7]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370页,天津出版社,1994年。
- [8] 同[7],第371页。
- [9] 图版见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第1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对之做了释文和研究,见刘乐贤《简帛数学文献探论》,第123、128~13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0] 马克(Marc Kalinowski)《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 [11] 《史记·天官书》,第1340页,中华书局,1982年。
- [12] 关于枚占,参看薛理勇《“枚筮”新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 [13] 竹简卷六也是三道编绳,且编痕位置可以与这枚竹牍相接。结合文字内容和室内清理时所见的位置关系,可以推断出编连关系。竹牍的长宽和厚度都与竹简相差较大,这种简、牍混编在以往的秦简发现中似未见报道,可以丰富我们对简牍形制的认识。
- [14] 《说文解字·木部》,第124页下栏,中华书局,1998年。
- [15] 最后一章未见“囊”字,或许是因为第二简上端残缺(约3.5厘米)所致。
- [16] 赵明山等注释《医心方》,第1080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 [17] 《说文解字·疒部》:“瘕,病也。……一曰腹胀。”第154页上栏。
- [18] 《宋刻集韵》,第214页下栏,中华书局,2005年。

(责任编辑:李缙云)